

读素问识小录

邵宝仁 汤金土 编校

內 容 提 要

《读素问识小录》是张山雷先生早年著作之一，初稿始于 1907 年（清·光绪 33 年），内容仅及《素问》81 篇中的 35 篇，后于 1919 年（己未年）又增录数条。先生以其渊博的知识、精深的学问，有鉴于《素问》有关篇章中某些古字之假借，文句之含义，往往由于一字误解，章节皆为晦滞，而令初学茫无所措，遂一一注释校勘，并加以引申发挥，同时还汲取他人之长，引证近人资料，集思广益，以助后学理解，对指导和研究《素问》颇有裨益，不失为研究古典医著的一部佳作。

本书为张山雷先生手稿，原未刊行，后经邵宝仁先生略加整理，发表于《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3 年第二、三、四、五、六期，1984 年第一至六期。此次校注，即以《学报》发表的原文为底本，酌加注释，奉献给读者。

弁 言^{〔1〕}

《黄帝内经》十八卷始见于班氏《艺文志》，《素问》九卷始见于张仲景《伤寒论·序》，其以《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当《艺文志》之《内经》十八卷者，晋皇甫士安《甲乙经·序》悬拟^{〔2〕}之言，未必即班氏所见之书也。然皇甫氏已言《素问》有亡失，是以《隋志》亦云只存八卷，而隋全元起注本无第七卷（全元起注本，今亦未见，兹据宋校正序而云然），至唐宝应中，启玄子王冰，乃谓得先师秘本，撰注以传，复有八十一篇之全本。何自得之？本属可疑。（启玄注本，亦缺第七十二、第七十三两篇，观《病能篇》末节注文可知。宋刘温舒有《素问遗篇》，辞句鄙陋，伪撰也。）宋校正谓：“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等七篇，不与《素问》相类，乃王氏取《阴阳大论》之文，以补《素问》之缺者。”（宋校正又引仲景《伤寒论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经》、《阴阳大论》，是《素问》与《阴阳大论》明是两书，乃王氏并之于《素问》中也。《阴阳大论》虽亦古医经，终非《素问》第七卷矣”）今按宋校正本于各篇篇目下，注明全元起本在第几卷，惟此七篇无之，则此七篇者，确为全元起本所无之文，其为启玄并合，已无疑义。而《素问》自启玄作注，勒为定本以后，更无其他古本，可资参考，惟全元起注本，间存一二于宋校正注文中，同异之处，犹堪考证。是今之《素问》，不独非班氏《艺文志》之《黄帝内经》，而亦非张仲景、皇甫士安诸人所见之《素问》矣。泥古之士，犹笃信为轩岐谈医之鸿著，诚未免受启玄之愚。然书虽重编于宝应，而义实传述于周秦，辞句高洁，多非秦汉之后所能摹拟，而古字古义，所在多有，尤非浅学所能融贯。虽自启玄注后，名贤继起，代不乏人，章句训解，疏通证明，固已十得八九，独于古字之假借，古义之仅见者，甚少诠释，遂致一字误解，章节皆为晦涩，几令初学茫无所措，亦读是书者之一大蔽也。鄙人讽籀^{〔3〕}之余，就识见所及，触类而引申之，随笔札记，积之成帙，大率字义为多，片词只句，补苴罅漏^{〔4〕}，于书中大旨，无甚发明，爰定其名曰《识小录》；又刺取名言隽句，仿杭氏《两汉拾蒙》之例，别成《素问拾蒙》一编，皆信手拈来，殊少抉择，甚不足博通人一哂。然虽无裨于著述，或尚有益于发蒙，脑力为疲，奚忍弃置，爰录一通，而略考《素问》之源流，著之简首。虫雕之伎^{〔5〕}，獭祭^{〔6〕}之讥，在所不免。然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只以写其心得已耳，非欲推倒

〔1〕 弁(biàn 辨)言 弁，古代贵族的一种帽子，《书·金縢》：“王与大夫尽弁。”因谓书籍冠于卷首相当于前言或序文一类的文字为弁言。

〔2〕 悬拟 悬，凭空，无所依据；拟，猜测。谓无依据的凭空猜测。

〔3〕 讽籀(zhòu 宙) 讽，背诵；籀，读书。即背读也。许慎《说文解字叙》：“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

〔4〕 补苴(jū 居)罅(xià 吓)漏 苴，鞋底的草垫；补苴，补缀，引申为弥漏。罅，缝隙。补苴罅漏，补好裂缝，堵住漏洞，比喻弥补事物的缺陷和漏洞。韩愈《进学解》：“补苴罅漏，张皇幽眇。”

〔5〕 虫雕之伎 虫，虫书，是西汉学童必习的小技。喻微不足道的技能。多用于比喻写作诗、文等的技能。

〔6〕 獭祭 谓多用典故，堆砌成文。孔平仲《谈苑》：“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

前贤，求于是书注疏家巾厨一席也。用贻来者，敢质通方。

时在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仲春之月嘉定张寿颐山雷甫自识于避龠^{〔1〕}。

〔1〕 避(dùn 盾)龠(ān 安) 避,遁的异体字,隐去。白居易《白草洲五亭记》:“五亭间开,万象迭入,向背俯仰,胜无遁形。”龠同庵,小草屋,《神仙传·焦先》:“居河之湄,结草为庵。”避龠,谓旧时文人的书斋。

目 录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7
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	8
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8
金匱真言论篇第四	10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10
阴阳离合论篇第六	11
阴阳别论篇第七	11
灵兰秘典论篇第八	12
六节藏象论篇第九	12
五脏生成篇第十	14
五脏别论篇第十一	16
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	16
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	16
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	17
玉版论要篇第十五	17
诊要经络论篇第十六	18
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	19
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	20
玉机真藏论篇第十九	22
三部九候论篇第二十	23
宣明五气篇第二十三	23
疟论篇第三十五	24
气厥论篇第三十七	24
举痛论篇第三十九	25
腹中论篇第四十	25
风论篇第四十二	25
痺论篇第四十三	25
厥论篇第四十五	25
大奇论篇第四十八	25
刺禁论篇第五十二	26
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	26
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	26

著至教论篇第七十五	27
解精微论篇第八十一	27
《素问遗篇·刺法论、本病论》.....	27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成而登天 颐按：“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1〕}，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语见《龙门本纪》及《大戴礼·五帝德篇》。《素问》开卷，引用成语，而妄改二字，即已走入荒诞一流。考“首山铸鼎，群龙下迎，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之说，出于《子华子》，本是伪书，无庸致辩。即神仙不死，托辞黄老，亦始于秦汉方士之附会。初不谓医家圭臬之书，乍展卷而即见此荒渺不经之语，从可知《素问》一书，虽本周秦传述之旧，而后人僂杂窜改，固已不赅^{〔2〕}。读者于此，必当分别观之，不得转展附和，为一盲之引众盲，亦不可因其不纯，而一概致疑，遂谓医真小道也。

醉以入房 颐按：南汇于香草校谓当作“以醉”，与上下五句一例是也。

以耗散其真 颐按：耗，今本皆作耗，是古今字，今从仿宋本作耗。（仿宋本及今通行各本同异甚多，颐皆从仿宋本标正文，后不备赘。）《甲乙经》作“好”，是嗜好之好，读去声。

不时御神 宋校正云：别本作“不解御神”。颐按：别本为长。颐又按：宋校正于字句异同多所订正，今取其可正王注本之误者著于篇，若其他字句小异而两通者则略之。

上古圣人之教下也 宋林亿、孙奇、高保衡等校正曰：“全元起注本作‘上古圣人之教也，下皆为之’。”《太素》、《千金》同。杨上善云：“上古圣人使人行者，身先行之。百姓仿行者众，故曰：‘下皆为之’。”寿颐按：此圣人以身立则，上行下效之意，词旨明显，王注本误耳。且以“皆谓之”三字属下读，文义亦无收束，当从宋校，以全元起注本为是。颐又按：宋校本《素问》，明武陵顾氏影宋嘉祐刻本，今尚有传者。光绪三年，浙江书局即以顾氏影宋本重刻，尤为盛行。颐所据宋校本亦即顾氏本及浙局本也，后凡言宋校本即是此本，凡言宋校云云者即林亿等之校语也。

恬憺虚无 颐按：憺，今本作“憺”。无，今本作“無”。考宋本卷末音注：恬憺，上啼廉切，下音淡，则旧本作恬憺也。按《说文》：“憺，忍也。”（忍即今之忧字。）“憺，安也。”是憺为正字，憺乃假借字。颐又按：《诗·节南山》：“忧心如憺”，《传》：“憺也”；“云汉如憺如焚”，《传》：“燎之也。”韩诗皆作“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憺字后出，正以《诗》忧心句而加心旁耳。其说甚是。如《诗》果作“憺”，则忧心如憺之如字为不可通，而“如憺如焚”，句亦不伦，且《毛传》以燔燎为解，亦非训诂矣。惟《苍颉篇》亦有憺字，《庄子·列御寇篇》“以恬憺为上”，则憺字已旧，而借为恬憺之憺，又有足征者也。

志闲而少欲 颐按：闲，今本作“闲”。闲为借字，闲则正字。

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丈夫二八肾气盛天癸至 颐按：天癸者，天乙所生之水，即肾脏所藏所主之水也，是以丈夫女子皆言天癸。王启玄注于女子则属之月事，于丈夫则言之模糊，而后人遂有谓男精女血为天癸者，且更有专指女子月事为天癸者，盲人扪烛^{〔3〕}，

〔1〕 徇齐 指明敏有夙慧。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陛下以徇齐之圣，承宗庙之重。”

〔2〕 赅(xiān 鲜)通“鲜”，少也。《诗·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3〕 盲人扪烛 典出苏轼《日喻》。其文云：“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后因以“盲人扪烛”比喻认识片面，不正確。又注：籥，古乐器，形如笛。

大是可嗤。

太冲脉盛 宋校正曰：太冲，全元起本及《太素》、《甲乙经》皆作“伏冲”。下“太冲脉衰少”同。

精气溢写 颐按：写，俗本作“泻”。考泻字始见《玉篇》，经典只作“写”。

发鬓颁白 颐按：颁读为斑，《说文》则作“辩”，驳文也。

肾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 颐按：五藏六府，俗本作五脏六腑。考脏字始见《集韵》，腑字始见《玉篇》，皆后人俗字，古只作“藏府”。

筋骨解堕 颐按：解，读为懈；堕，读为惰。借解为懈，经传繁多，不备引证。《大戴礼·盛德篇》：“无度量则小者偷堕”，注解堕也，亦以解堕为懈惰。

被服章 颐按：宋林亿等新校正曰：此三字衍文，上下文不属。”

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

使气亟夺 颐按：夺，即今之脱字。《说文》训为：“手持佳^{〔1〕}，失之。”即今所谓失脱之脱，非强取之夺字，此古义已不见于经史，惟医经则屡有之，乃古义之仅存者也。

菴耄不荣 王注：菴，谓蕴积也。颐按：菴，读为郁，即郁葱之义。《诗·小雅》“有菴其特；有菴者柳”，《传》皆训为“茂木”；又“菴彼桑柔”，《传》亦训“茂貌”，皆此义。菴^{〔2〕}，俗本作“藁”，非是。

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 颐按：此节太阴与少阴互讹。盖以一年之四时分配阴阳太少，即《易学》之两仪生四象。春令由阴而出于阳，阳气未盛，故曰少阳，亦曰阴中之少阳；至夏而阳气大盛，则曰太阳，亦曰阳中之太阳；秋令则由阳而入于阴，阴气未盛，故曰少阴，亦曰阳中之少阴；至冬而阴气大盛，则曰太阴，亦曰阴中之太阴。此与十二经络之阴阳太少，各自一义，两不相蒙者。乃浅者读之，只知肺旺于秋，肾旺于冬，遂谓肺是太阴，肾是少阴，而妄改之。其亦知上文春之何以为少阳，夏之何以为太阳乎？合四时而统观之，则妄人窜改之迹，亦已显而可据。六节藏象论篇：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太、少二字亦互讹，亦是浅人妄改。宋校正据《甲乙经》、《太素》及全元起本已明辨之。而于此四气调神篇则无校语，未免疏漏。又六节藏象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宋校正亦据全元起本及《甲乙》、《太素》，谓当作“阴中之少阳”。而王启玄注，于此数节，无一不随文敷衍，陋矣！（《灵枢·阴阳系日月第四十一》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阳中之少阴，肝为阴中之少阳等四句不误，可证。）颐又按：秋气不收，则肺气不肃，肺热叶焦，气壅胀满，故曰“肺气焦满”，王注以为上焦，非也。

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因于暑汗烦则喘喝 颐按：于鬯校谓：“衍‘汗’字”，是也。

〔1〕 佳(zhuī 追) 短尾鸟。《说文·佳部》：“佳，鸟之短尾总名也。”

〔2〕 藁 即槁，枯干之意。如槁木死灰。

湿热不攘 王注：攘，除也。颐按：《说文》：“攘，推也。”是揖让、逊让之本字。经传皆作揖让、逊让，是假借字。此节以病之本体言，不攘当作不逊解。攘字即《说文》之本义。王注攘除，尚非真解。

大筋续短 颐按：帛之绌者曰纆。《广雅》：“纆，缩也”，有缩短之义，与柔栗之栗微别。纆，俗又作“软”，《说文》只有纆字，《玉篇》乃有纆字。《史记·货殖传》：“妻子纆弱”，《后汉书·明帝纪》：“安车纆轮”，字皆作纆。《康熙字典》乃收俗软字，而经传纆字殊不多见。

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 颐按：此言阳气因烦劳而张大，致成煎厥。张字如字读，非假借，王注训为筋脉膨胀，非是。“辟积”其正字当作“褻积”。《后汉·张衡传》注：“褻积，衣褶也。《子虚赋》：‘褻积褻纆’。《汉书》注：即今之裙褶。《论语》：‘非帷裳必杀之’。朱注：‘裳用正幅如帷，腰有褻积而旁无杀缝。’皆是蹙布帛之广幅而折叠之，今俗所谓折裯者也。经典本只作辟积，以裳之褻积有积聚意，故引伸之。辟字亦有聚义。《史记·扁仓传》：‘则邪气辟矣。’《索隐》：‘犹聚也。’又《素问·调经论》：‘褻辟气不足。’王注：‘褻谓褻皱，辟谓辟叠。宋校正曰：‘《甲乙经》作“摄辟”。颐按：褻，摄，皆即衣褶之褶；辟即褻积之褻，皆衣褶一义之引伸字，其形虽异，其为积聚之义固同也。颐又按：于校谓：“精绝”下脱一“而”字”，未必。

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 王注：“菀，积也。”颐按：菀读为郁，是郁结之义。《诗》：“彼都人士，我心菀结。”菀：犹结也，积也。王注是。张隐庵注“茂貌”，失之。薄读为迫，言迫而成厥逆也。《左传》：“薄诸河，楚师薄于险。”皆逼迫之义。厥，《说文》本作“痲”，而诸书皆以厥为之。

漇漇乎若坏都 颐按：于校：“都”当作“渚”。《说文》：“水中高者也。”字通“渚”。《诗·召南》：“江有渚。”《毛传》：“渚，小洲。隶书𠂔旁左右无别。”其说是也。

高粱之变，足生大丁 颐按：“高粱”，读为“膏粱”，亦假借字。通评虚实论：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亦如此作。王注以膏粱为训诂，而不明言其假借，甚非注家体裁。“丁”，俗本作“疔”，考疔字始见《集韵》，古只作丁，此即后人膏粱无厌发痼疽之意。而王氏训足为手足之足，真是令人喷饭。

劳汗当风，寒薄为皤 颐按：薄，读为迫。皤，《玉篇》作“𩇛”，曰：今作“𩇛”。《类篇》曰：俗作“皤”。《康熙字典》引《素问》此句于𩇛字注中，则所据本亦作“𩇛”。王注：俗曰粉刺，其说甚详，甚是。张隐庵注以为面鼻赤皤，则《正字通》之所谓红晕似疮浮起著面鼻者曰酒𩇛，方书之所谓酒𩇛赤鼻者是也。今按酒𩇛是郁热外浮之症，与此条劳汗当风寒薄之义不合，当从王氏为长。

俞气化薄 穴俞以闭 颐按：《灵枢》：“脉之所注曰俞”。考《说文》：“俞，空中木为舟也。”朱骏声谓：“此乃造舟之始。”俞穴之俞即空木为舟一义之引申，俞穴亦中空之义也。

传为善畏 颐按：于香草校：“传字以薄字形近而衍，王注无传字说解。”是也。

故阳畜积病死 颐按：畜，读为蓄。

形乃困薄 脉流薄疾 颐按：薄，皆读为“迫”。

精神乃央 央，王注：“久也。”马莒注：“中也。”颐按：此节言味过为弊。宋校正读“央”为“殃”，且明言为古文之假借，其说甚是。《广雅·释诂》：“央，已也。”王注训久，甚非经旨，马氏说亦牵强不通，张隐庵从宋校改读作殃，而明白晓畅矣。

金匱真言论篇第四

𩑦𩑦 颐按：𩑦，俗本作“𩑦”，讹；𩑦，俗本作“𩑦”、“𩑦”，亦俗书之变体，字本从丑得声，读女六切者，声之转也。《篇海》妄谓𩑦亦作“𩑦”，从办，办，伤也。逞其臆说，穿凿附会，殊不可训。今世俗更有读𩑦为刃音者，尤其可哂。《集韵》又有𩑦字，从血从鼻；《篇海》又有𩑦字，从鼻从丑；《正字通》又有𩑦字，从鼻从刃，由来虽旧，然皆从血从丑一字之讹也。

飧泄而汗出也；此平人脉法也 颐按：此二句各与上文不相联属，宋校正已疑之。愚谓此皆错简，万不能曲为附会。此书传于先秦，断简残编，所在恒有，加以秦汉至唐，几经编辑，窜改亦复良多，后之读者必谓启玄定本，不敢致疑，犹欲皮傅^{〔1〕}而解释之。得毋如蠹鱼之寝馈书中而不谙书味乎？

东方色青……其病发惊骇 宋校正云：“详东方云病发惊骇，余方各阙者，按五常政大论：‘委和之纪，其发惊骇’。疑此文为衍。”颐按：余方皆有故病在某句，惟东方则曰其病发惊骇，文殊不类，而下文有“是以春气在头也”句，盖与下文故病在某句为一例，则此句直是衍文，可删。

西方色白……藏精于肺，故病在背 “背”各本同。惟张隐庵本作“肩”。颐按：此当是传写之误。虽病在肺，俞在肩背，本以肩背并称，然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肺脏本系于背，前以肩背并称者，背为重而肩为轻。此条病在背，初无疑义。张隐庵当不重其所轻，轻其所重而妄改背为肩也。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湿胜则濡泻 泻，俗本作“泻”。颐按：泻者古字，泻者后出字，说已见前。仿宋本无泻字，真古本也。后皆准此，不复标出。

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颐按：五脏五志，悲，一作“思”。宋林亿等新校正于此句下有解说，须细详之。

齿干以烦冤 颐按：烦冤，不舒貌。是叠韵形容字。《楚辞·离世》“哀枯杨之冤维兮”，注：冤，烦冤也。

能冬不能夏；能夏不能冬 颐按：宋校正本卷末音注：能，奴代切。是读为耐也。能，耐声义俱近，古多通用。然能字本有胜任义，不必借读。

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 颐按：清字训寒，《素问》屡见。实则为清字，灏字不假借。考《说文》“清，𩚑^{〔2〕}也，澌水之貌；清，寒也；灏，冷寒也。”义本各别，然《吕览·有度》“清有余也。”注：亦训清为寒；《庄子·人间世》“爨^{〔3〕}无欲清之人。”《释文》：凉也。皆借作清、灏读。

此病之形能也 颐按：“能”，读为“态”。能字，态字，声义俱近，《素问》中病能

〔1〕 皮傅 凭着一知半解，附会其说。《后汉书·张衡传》：“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李贤注：“扬雄《方言》曰：‘秦晋言非其事谓之皮傅。’谓不深得其情核，皮肤浅近，强相傅会也。”

〔2〕 𩚑 即朗字，明亮也。

〔3〕 爨(cuàn 窜) 烧火做饭。《孟子·滕文公上》：“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字皆准此。

天有八纪，地有五里 颐按：里，当作“理”。王注：“五里，谓五行化育之里。”皆当作“理”。下文明言“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其明征也。此非假借，直残字耳。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声音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 颐按：本节文义句逗甚明，既知病之部分与病者之所苦，及病之所主，病之所生而以治病则必无过，以诊病则必不失。显而易见，并非玄奥。特治字下少一“则”字，颇似费解，实则占书文法，似此甚多，亦非晦滞。不意王启玄误读句逗，将“以治”二字属上为句，遂令上下文皆不可解，注语乃成呓语，无异痴人说梦。而马元台、张隐庵诸人皆从王氏，大是怪事。且《甲乙经》明作“以治则无过”，补一“则”字，尤其轩豁^{〔1〕}呈露，岂诸公皆未之见耶？（病所生，宋校引《甲乙经》作“病所在”，义两通。）

气虚宜掣引之 颐按：掣，仿宋本作“掣。”宋校正曰：“《甲乙经》掣作掣。”是宋时《素问》本作掣引，然是误字，宜从《甲乙经》为允。王启玄注：“导引则气行条畅”，其说甚是。张隐庵注：“气虚者掣之使升。”颐谓气已虚矣，而复升之，则木已摇而拔之，骤可翘足而待，隐庵误矣，不如启玄为妥。

阴阳离合论篇第六

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阳；是故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沉，命曰一阴 颐按：搏，旧本皆同，王启玄注以搏击为训，是王氏本作搏无疑。惟张隐庵集解本作“抟”。以抟结抟聚为训。字形微异，音义大别。颐谓是篇论阴阳离合，所谓“阴阳𦣻𦣻，积传为一周”，以按部就班，和调柔顺为贵。故三阳在外，必抟结而勿偏于浮；三阴在内，必抟结而勿偏于沉，所谓不得相失者即指此。若作搏击之搏字，则偏于刚劲，甚非和平之旨，当以隐庵为长。虽《素问》自启玄注后更无别行旧本可以参校，隐庵改字，泥古者或疑非古，然启玄注文，殊多望文生义，未必尽中肯綮，正不必以李唐旧本曲为附和，致失真诠也。（玉机真藏论：“冬脉……沉以搏”，准此）。

阴阳𦣻𦣻 宋校正曰：“别本𦣻𦣻，作冲冲。”颐按：此重言形容字，盖阴阳循行相续不息之意。然𦣻字字书所无，惟《篇海》有之，乃因《素问》而收此字，别无说解。今按，左旁从零，不近六书之理，疑必有误。朱骏声谓字当从云，其说近似。颐谓《易·咸卦》“憧憧往来。”马注：行貌。王肃注：往来不绝貌，意与此阴阳𦣻𦣻相似。凡形容之辞，本无定字，竟读为“憧憧往来”之憧可也。

阴阳别论篇第七

其传为息贲 王启玄注：“传入于肺，为喘息而上贲。”颐按：贲，读为奔。《孟子》：“虎贲三千人”。贲，亦读为奔，虎贲，勇士之称，言其如猛虎之奔也。此言息贲，则喘息而气急上

〔1〕 轩豁 开朗。

奔耳，王注甚是，但注文仍作贲，殊不豁目。

其传为颊疔 颐按：颊疔，俗本医书亦作“癰疔”。考癰字始见《集韵》，古只作“頰”。

淖则刚柔不和 颐按：淖字，与上节刚字为对待，是柔靡也。淖字本训泥淖，有柔靡之义，故曰刚柔不和。张隐庵注：淖，和也。可谓南辕北辙^{〔1〕}，背道而驰矣。（淖，仿宋本作淖。本篇原文后淖字下音注：“同潮，水朝宗于海。”虽系《说文》本字，然与此处不可解。）

生阳之属不过四日而死 宋校正曰：“别本作四日而生，全元起注本作四日而已，俱通。详上下文义，作死者非。”颐按：王注此句曰：“木乘火也。”颐谓木能生火，万无乘火之理。下文“肝之心谓之生阳”，王注曰：“母来親子，故曰生阳，匪惟以木生火，亦自阳气主生尔。”据此，则王氏本不谓生阳是死证也。四日而死之死字，定是讹字，王注木乘火之乘字，则正文既讹之后而浅人妄改者也。当依宋校正说正之。张隐庵集解以生阳为死，未免望文生义，不可从也。

肾之脾谓之辟阴，死不治 颐按：王注：“土气辟并，水乃可升”，则读为辟；张注：“偏僻”，则读为僻。今按文义，本不甚可解，二者借读，皆似未安。颐又按：辟有积之一义，辟阴犹上文之重阴，但辟积则积聚甚多，较重阴而尤甚，此其所以死而不可治者乎？

阴阳虚肠辟死 宋校正曰：“全元起本辟作澼。”颐按：肠澼之名，《素问》屡见，其病即下痢脓血之滞下病，其字则前后皆作肠澼，惟此处仿宋本尚无水土旁，据宋校所云，则宋时旧本本是辟字，而全元起本亦已作“澼”矣。考袁爽秋氏所刻《太素》尚皆作“辟”，未加水旁。今按以滞下之病而名肠澼，顾名思义，颇难索解，惟此病实因肠有积滞使然。幸仿宋本此处尚存一不加水旁之辟字，可知肠辟之义即辟积之辟，有积聚之意，而命名之旨乃昭然若发蒙。（辟积之训积聚，说已见前。）自后人概用水旁之澼而名义遂晦。至《集韵》之训澼为“肠间水”者，亦因肠澼之病名而望文生义为此臆说，可断言也。此古书之所以不易读，而宋以后之书所以不足征欤？

灵兰秘典论篇第八

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 颐按：道，读为导，义极浅显。王注：“谓传不洁之道”，非是。

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 颐按：肾主水，天一之源，为先天之本。水旺则强于作用，故曰作强之官；肾藏志，志立则伎巧生，故曰伎巧出焉，王注以男女言，而马氏附和之，最是喷饭。

六节藏象论篇第九

形藏四，神藏五，合为九藏 颐按：形藏之说，张隐庵以为：“藏有形之物，胃与大肠、小肠、膀胱是也。胆为奇恒之府，不藏有形，故不与列”，说与王注大异而理为长，隐庵是也。

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

〔1〕 南辕北辙 辕，车前驾牲口的部分。辙，车轮碾过的痕迹。本要向南行走却驾车往北。比喻行动与目的相反。

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颐按：薄，皆读为迫。

命曰气淫，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颐按：不分以下十字，王注明言错简而次于后文五治之下，读本文其义甚明。而后文“失时反候，五治不分”句下，此十字具在，当是启玄所补入之文，则气淫之下十字为衍文，当删。张隐庵《集解》于此处尚曲为之说，而仍不能通，殊属多事。

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宋校正曰：“全元起本并《太素》作神之处。”颐按：作“处”者是，文义明显，且与下文肺者魄之处，肾者精之处一例。王本作“变”，迂曲而为之注，大是费解，此讹字也。

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宋校正曰：“《甲乙经》并《太素》太阴作少阴，少阴作太阴。肺在十二经虽为太阴，然在阳分之中，当为少阴；肾在十二经虽为少阴，然在阴分之中，当为太阴”云云。颐按：此节以藏象之阴阳论，不以十二经络论。肝通于春气，则为阴中之少阳；心通于夏气，则为阳中之太阳；脾通于中气，则为至阴；而肺通于秋气，自当为阳中之少阴；肾通于冬气，自当为阴中之太阴。本不可以十二经之太少阴阳为例，宋校正之说为是，王本讹也。

肝者，罢极之本。颐按：罢极之义颇难索解。旧注多读罢为疲，高士宗读罢为黑，皆未免牵强附会，此当阙疑，不可武断。

以生血气。颐按：此四字与上下文不属，当是错简。

其味酸其色苍，其味甘其色黄。宋校正曰：色味之义，阴阳应象大论著之详矣。此惟肝脾二脏载其味其色，当去之。

此为阳中之少阳。宋校正曰：“全元起本及《甲乙经》、《太素》作阴中之少阳为得。”颐按：金匱真言论：“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则肝脏诚是阴中之阳，宋校正说是也。王氏引“平旦至日中”等句，为此四节之注，而复引“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遗却“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望文生义而不顾其理之难安，目光之短，不能为启玄讳。宋校正纠之，诚是确论。而马元台、张隐庵诸贤，何亦附和启玄而不为改正，岂非一盲引众盲耶？颐又按：“平旦至日中”一节，洵^{〔1〕}为此节心肺肾肝阴阳之确证，而“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一节，亦与此节之五脏阴阳适相吻合。以经证经，若合符节，又何疑而不为启玄纠正乎？

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颐按：此节言仓廩之本，营之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至阴之类，通于土气等语，专指脾脏立说，与肠胃三焦膀胱毫不相涉。“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九字，当是衍文。或谓化糟粕转味入出二句，胃肠与有功焉。要之胃盛水谷，全赖脾以渐磨运化之，著一化字，则功归于脾，意亦可见。肠则所谓传道之腑，以供导送糟粕已耳。况本节论藏象心肺肾肝，皆不及府，何得于脾脏而并入诸府混合立论？文既不类，理尤难通。且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及六府分属五行，经有明训，于此而谓为“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则诸府皆属至阴，皆通土气，真是汨陈其五行^{〔2〕}，荒谬极矣。颐谓下文“凡十一藏取决于胆”一语，详其文义，与上文不能联属，当是他篇错简，而浅者与此节连缀

〔1〕 洵 诚。

〔2〕 汨(gù 骨)陈其五行 汨，扰乱之意。梅尧臣《冬雷》诗：“天公岂物欺，若此汨时序？”此言五行陈列皆乱也。

读之，遂谓下既有十一藏之说，而上文五藏未言及府，乃妄俾此九字于脾之一节中，而不自知其理之不可通也。注家曲为附会，均是无理取闹，可谓尽信书之过矣。

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顾按：“至阴之类”四字，与上文“为阳中之太阳”、“为阴中之少阴”等句不类；此则本节中既俾入“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九字，而又妄改此句以与上文联贯者也。须知诸府万不能纳入至阴一类，而二肠三焦膀胱亦不得武断其通于土气也。上文之“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九字既以衍文之例删之，则此句当以上文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等句之例正之曰：此为阴中之至阴，通于土气。

凡十一藏取决于胆也 顾按：此节与上文藏象不能联属，当系他篇错简，宜另为一节，而注家必与上文连缀读之，义迂辞费，仍不可通，则墨守陈言之过也。

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以上为关格，关格之脉羸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矣 顾按：羸，仿宋本如此，各本皆同，惟张隐庵本作羸，注曰：羸，盈同。宋校正曰：“羸，当作盈，脉盛四倍以上非羸也，乃盛极也。古文羸与盈通用。”据此说则宋本正文必作羸，故有此校语；其校语之“羸当作盈”四字，原本必作“羸当作羸”，方与盛极非羸及古文羸盈通用语合。今仿宋本正文作羸，是后人依校语而改正者也。正文既改而后再将校语改作羸当作盈，已不可通，然其意可知，而羸盈通用亦无误也。张注本正文从宋以前作羸之讹字，而注乃谓羸盈同字，则大谬矣。顾又按：脉盛四倍以上固是羸而非羸，然云羸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语仍不可解。此中不无讹字，只宜阙疑，不能妄作聪明，逞其臆说者也。

五脏生成篇第十

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凝于脉者为泣 顾按：泣，读为涩，迟滞而不流利也。泣、涩声甚近，《素问》此字此义甚多。王注：“泣谓血行不利。”其义甚是，但不明言为涩字之假借，则反不可解矣。

五脏之气 顾按：此四字与上下文义皆不联属，当有脱佚或是错简。宋校正曰：“全元起本作此五味之合五脏之气也。”则属之上文。张隐庵注属之下文，皆有意牵合，未免穿凿。

色见青如草兹者死 顾按：兹，当作“兹”，音如玄。考《说文》兹字在“艸”部，许谓“草木多益也，从艸兹，音子之反。”亦训为蓐（音辱），《尔雅·释器》“蓐谓之兹。”注：兹者，席也（即干草制成之席）兹字，《说文》在玄部，许谓：“黑也”，其字从二玄会意。并引《春秋传》：“何故使吾水兹。”今本《左氏·哀八年传》皆作“水滋”，惟旧本陆德明释文尚作“兹”。见阮文达校勘记。其音读则陆氏释文音玄，《广韵》、《集韵》胡涓切中皆有兹字。考兹、兹二字，楷书形近，实则形义音三者皆大别，只以兹字习见，兹字少见，遂致六朝以后或混为子之切一音。顾氏《玉篇》及徐鼎臣之《说文音切》、徐楚金之《说文韵谱》（据冯氏桂芬写刻本）皆以黑色之兹字，读为艸兹之兹。小学专家，犹铸大错，复何论其他！《康熙字典》玄部兹字，亦先收子之切一音，且谓：“兹、兹二字，音同义别。”即踵《玉篇》二除之误，未加订正。《素问》此字，王注：“兹，滋也。言如草初生之青色也。”顾谓以兹为草之初生，已非兹字草木多益之正解，杜撰训诂，未免欺人！然果为如草初生之色，则芊芊绵绵，柔嫩润泽，昔人所谓草色如油者，正是生意盎然，葱茏可爱。何以《素问》反以为将死之色？马元台注读兹为滋，解作草之滋汁，亦属启玄之续。张隐庵注：“兹，蓐席也。兹草者，死草之色，青而带白也。”虽用《尔雅》训诂，然蓐以干草为之，已无青色。乃不得不又申之以死草之色，青而带白一句，尤其穿

菡。盖此字明是从二玄之兹，乃草色之青而兼黑者。凡从玄之字，皆有黑义，草色而兹，则晦滞不泽，所以为将死之朕兆。《素问·脉要精微论》亦谓“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正以蓝是染料，即今之所谓靛，深青黑黯，望之如墨，与此草兹同一意义。又《史记·仓公传》“齐丞相舍人奴病，望之杀然黄，察之如死青之兹”。各本皆误兹为兹，惟毛氏汲古阁刊本《史记集解》作“兹”，又一确证。

黄如蟹腹者生 顾按：言如蟹腹中之黄，黄而润泽也。

生于心如以缟^{〔1〕}裹朱，生于肺如以缟裹红，生于肝如以缟裹紺^{〔2〕}，生于脾如以缟裹枯槁实，生于肾如以缟裹紫，此五脏所生之外荣也 顾按：此言五脏所生之荣血充于内而五色隐隐发见于外也。缟，白缁^{〔3〕}也。《后汉·顺帝纪》注所谓“缟，皓也。缁之精白者曰缟。”朱是赤色，红是白赤间色，紺是深青扬赤色，枯槁实是黄赤色，紫是黑赤色。此五行之色而俱兼赤者，盖赤乃荣血之正色，凡五脏之色，必兼荣血之赤色而见，方是藏真之荣流露于外。否则，藏真之本色独见，即为偏胜偏病之候，而犹必如有缟裹，庶几藏真荣色若隐若现，藏而不露，方见包涵含蓄，所蕴者深。否则底蕴毕宣，轩豁呈露，藏真发泄无余，非平人气象矣。此节言五色发见，形容摹绘，具有深心。旧注多未致意，未免忽略。惟隐庵张氏言之，又以缟裹属之气分，似非真解，爰参以拙见而申言之。

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为痺厥也 顾按：空，读为孔。此孔道之孔，即血所循行之道。血行而不得反其循行之孔道，则凝涩不流而为痺厥之病。王注：“空者，血流之道。”其说是也，但未明言其为借字耳。

徇蒙招尤 徇，仿宋本如此。俗本皆作“狗”，是讹字。顾按：此句文义费解，旧注皆墨守字义，愈滋疑窦。愚谓秦汉间书，字多假借。汉人释经多改读，重音而不重形。凡读古书者不可不通此例。此节以徇蒙招尤，目冥耳聋，谓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盖即眩冒之病。徇，当读为眴，即眩字之假借。《眴》，《说文》曰：“目摇也。”义与瞋、瞬略同，与眩义别。《苍颉篇》：“眴，视不明也。”《扬雄·剧秦美新文》：“臣尝有颠眴病。”皆借眴为眩。张隐庵《素问》注谓徇眴同。顾谓借读固是，但不得谓为同字耳。蒙字本有冒义，古多通用，音亦双声。实则眩冒之冒，以蒙昧不明为义，本是借作蒙字，则此节徇蒙，可读为眩冒，亦可读为眩蒙。且眩则目暗不明，亦可借作矇字。《俞荫甫《余录》亦以为：“徇者，矇之借字。蒙者，眴之借字。眴矇并为目疾。”招尤，则读为招摇。实即掉摇，招之为掉，尤之为摇，皆一声之转。此乃双声叠韵形容之辞，但当通之以意，而不能拘拘于形迹之间。质而言之，即五常政大论之所谓掉眩巅疾耳。若必按其本字本义而释之，凿矣，陋矣！

目冥耳聋 顾按：冥，俗本作“瞑”，非是。考冥字本训幽暗，盖眩则目无所见而昏暗也。瞑字本训翕目，《楚辞·招魂》注：瞑，卧也。《文选·养生论》：“达旦不瞑。”注：瞑，古眠字。凡瞑眩字正当作冥。

腹满腹胀，支离胠^{〔4〕}胁，下厥上冒，过在足太阴阳明 顾按：支，读为楮。楮柱之字，亦作“楮拄”。今俗谓支撑者是也。《周语》：“天之所支，不可坏也。”注：拄也。《西周策》：“魏

〔1〕 缟(gāo 搞) 未经染色的生绢。《礼·玉藻》：“缟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疏：“缟是生绢。”

〔2〕 紺(gàn 淦) 天青色，一种深青带红的颜色。《说文》：“紺，帛深青扬赤色。”《释名》：“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

〔3〕 缁(zēng 增) 古代丝织品的总称。古谓之帛，汉谓之缁。《汉书·灌婴传》：“灌婴，睢阳贩缁者也。”颜师古注：“缁者，帛之总名。”

〔4〕 胠(qū 区) 腋下肋上部分，肋也。《素问·咳论》：“甚则不可以转，转则两胠下满。”

不能支。”注：犹拒也。皆读支为楮。此节腹满腹胀以致鬲中肱胁皆如有物楮拒。凡以形状其腹胀之意，义甚明显，下文有积气在心下支肱，名曰肝痺，义亦如此。详王注引脉络之支，本非为正文支字训解，乃马氏、张氏因此而注以支络之支，其误甚矣！不可不正。顾又按：冒，即眩冒之冒，当读为蒙，以蒙昧不明为义；上文二节不言甚则入藏，详文义，五节并列，无所轩轻^{〔1〕}，当是脱文。宜以上二节例，于此节之末补甚则入脾句；下节过在手阳明太阴之下补甚则入肺句；过在手巨阳少阴之下补甚则入心句为允。张隐庵注谓首提二藏，不欲尽言云云，一似古人有意为此度辞^{〔2〕}隐语者，舍直捷而从事迂曲，反多辞费，甚无谓也。

咳嗽上气，厥在胸中 顾按：厥，《甲乙经》作“病”，宜从。

赤脉之至也喘而坚 顾按：此五节以一五色字与脉字联属。若连缀读之，颇似不可解。详上文明言“能合色脉，可以万全。”则此五节之五色字，是望见其色，而“脉之至也”以下，是切得其脉而合之色以定其病也。赤字、白字、青字、黄字、黑字，皆以一字为句，义甚明显。马元台注已如此解，乃张隐庵于赤脉之至也节下注云：“赤当脉，脉合心，故曰赤脉之至也”云云。则下四节又将何以说之？望文生义而不顾其理，抑何至于此极！

腰痛足清，得之沐浴清水而卧 顾按：二清字皆作寒字解，皆读为清，亦读为漚。说见前阴阳应象大论篇。

凡相五色之奇脉 宋校正曰：“《甲乙经》无‘之奇脉’三字。”顾按：《甲乙》为长。

五脏别论篇第十一

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 宋校正曰：“《太素》作‘必察其上下，适其脉候，观其志意与其病能’。”顾按：本文“必察其下”句诚不可解。王注殊不明了；马注、张注指为二便，亦未必是，宜从《太素》为长。

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

其民嗜酸而食胾 顾按：王注：“言其所食不芬香。”是读胾为腐；宋校正引全元起云：“食鱼。”是读胾为鲋。今按：豉鲈^{〔3〕}臭腐之味，固南人之嗜好，读胾为腐，理有可通，而东南皆是滨海水族之所聚，全氏之注亦通，姑两存其说可也。张隐庵注：“胾，腐也。”愚谓胾字无腐义，凡假借音近之字，不得与训诂之道混为一例者也。（风论篇第四十二：“病者有荣气热胾”，亦借胾为腐。）

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

可祝由而已 顾按：此即后十三科中之所谓祝由科者也。古人以神道设教，祝其病之

〔1〕 轩(xuān 喧)轻(zhī 至) 车前高曰轩，后低曰轻。《诗·小雅·六月》：“戎车既安，如轻如轩。”引申为抑扬轻重之义。

〔2〕 度(sou 搜)辟 度，隐匿也。《论语·为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度辟即隐语。《齐东野语》：“古之所谓度辟，即今之隐语。”

〔3〕 鲈(zhā 眨) 经过加工藏贮以为食品之鱼。腌鱼、糟鱼之类。《晋书·列女传》：“侃少为寻阳县吏，尝监鱼梁，以一坩鲈遗田。”

所由来，即祈禳之意。《说文》作“祝福”。《玉篇》亦作“祝袖”。宋校正引全元起云：“祝由，南方袖。”则误以祝由为祝融，真是妄作聪明矣。

粗工凶凶 王注：“凶凶，谓不料事宜之可否也。”颐按：扰攘不静之貌。《汉书·高帝纪》：“天下匈匈。”注：喧扰之意。《东方朔传》：“君子不以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注：“讙议之声，皆与此近似。”

逆从到行 颐按：到，今字作“倒”。考《说文》无倒字，《庄子·外物篇》：“草木之到植者。”义亦倒置之倒，而字犹作到。

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

必齐毒药攻其中 颐按：齐，即药剂之剂。古字本只作齐。《汉书·郊祀志》：“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注：药之分齐。即此义。后世则通用剂字。张隐庵注为“疾”，虽用《尔雅》训诂，然非真解。（《史记·仓公传》药齐之字最多。）

形弊血尽 颐按：弊，读为敝，坏也。《秦策》：“黑貂之裘弊。”注：坏也。字亦作“弊”。张氏《集解》训弊为止，虽古之训诂，然读本文为形止血尽，其义何居？隐庵误矣！

荣泣卫除 颐按：泣，读为涩。说见前五脏生成篇。

津液充郭 颐按：此节论肿病。津液充郭者，言水液充塞于皮肤之间而肿廓大也。郭，读为廓，古只作郭。《公羊·文十五年传》：“郭，大也。”《诗·皇矣》：“憎其式廓”，《传》：廓，大也。是郭、廓同字之证。

形施于外 颐按：施，读为弛。外形弛纵而不能自收持，故成肿病。宋校正疑施字有误，盖未知其为借字也。

去宛陈莝 颐按：宛，读为菀，实借作郁。《方言》：“宛，蓄也”，即此义。郁也，陈也、莝也，皆陈久郁积之意，是当去也。（针解篇第五十四：“菀陈则除之”，字正作菀。）

精以时服 颐按：服，读为复，言病去而精神来复也。犹上文以复其形之意，而下文又言：“五阳已布，疏涤五脏，精自生，形自盛。”其义益显。盖服、复声音甚近也。王注宾服，非是。

玉版论要篇第十五

容色见上下左右 宋校正曰：全元起本容作“客”。颐按：王注：“容色者，他气也。如肝木部内见赤黄白黑色，皆谓他气。余藏率如此。”是王氏本作“客色”，故注语如此。颐谓下文见浅见深皆主有病，惟其客气来犯，故不论浅深，皆以病论。若非客色，则见浅者，何必汤液主治而求其已乎？虽宋时王本已作容色，当以启玄注语之意正之。全元起本是，今本讹也。

其见深者必齐主治，二十一日已 王注：“色深则病甚，故必终齐乃已。”颐按：“齐，读为剂。王注所谓终齐，言服药尽一剂也。说已见上。”

其见大深者 颐按：大，音泰，甚也。

色夭面脱不治 颐按：王注：“夭恶”，殊不明显。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夭，假借

〔1〕 讙(huān 欢) 通“喧”。喧哗。《史记·陈丞相世家》：“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讙。”

为杳。”顾谓上文言色见浅深以递及色见大深，而更出此色天一层，明是其色之尤深者。朱氏读天为杳，甚是。又玉机真藏论篇第十九：“色夭不泽”及三部九候论篇第二十：“五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盖言均读为杳；脱，《说文》曰：消肉癯也。顾谓消去其肉而癯瘠也。今俗谓人消瘦曰脱形，实即脱字本义。面脱之脱，当作此解。惟此义经传未见，仅《素问》中偶有之，其他失脱、解脱诸义，皆假借字也。

搏脉痺臂，寒热之交 顾按：痺臂之病，多属于寒，而脉乃搏击应指，则是寒热交争为病矣。此篇专论奇恒之病，痺之与臂，脉当软弱，今反搏击，故属之奇恒。王注亦明澈，张隐庵乃深言之，反觉晦滞不可解。

虚泄为夺血 顾按：夺字作失字解，是《说文》本义。经传多以脱字为之，说已见前四气调神篇。

诊要经终论篇第十六

正月二月，天气始方；三月四月，天气正方 王注：方，正也。顾按：方字训正，义固甚是，而此处则不可通。如云天气始正，已难索解，再云天气正正，便是笑柄矣！方，当读为放，是开泄之意。放字古训放逐，初无开放义。然放逐本义，已见推而远之之意。而《小戴礼》：“推而放之，东海而准”四句，具有推开之解。此放字之训开放，实六书之转注也。

九月十月，阴气始冰，地气始闭；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 顾按：冰，读为凝。《说文》本以冰为正字，凝为俗字。《易·坤》：“履霜，坚冰至”之冰，古只作仌，经传皆作冰者，是假借字。王启玄注：“阴气始凝”是也；冰复，读为凝复。《说文》则作：“洊，重也。”言子、丑之月，阴气坚凝重复，与地气合同意。张注：一阳初复。则与下句文义不贯矣。非是。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墮 顾按：解，读为懈；墮，即惰字。今本作“墮”。考《说文》懈惰之惰，本作“墮”，从心。墮，省声。所谓省者，省墮之土也。其作墮者，省墮之阜。今相承作“惰”，则又省其土矣。然墮字自史汉外不多见，后人因改心旁为阜旁而成墮字，则以正字变为假借。又《史记·高祖纪》：“汉王急推墮二子。”《贾谊传》：“梁王墮马。”则又借墮为墮，亦足证墮、墮二字古多通借也。

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卧，且又善寝 顾按：寝，仿宋本如此，今本皆作“梦”。考《说文》，梦寐之梦本作“寝”，其经传通用梦字，皆假借也。

中心者，环死 于鬯氏谓：“环者，一日一夜周十二辰也。即刺禁论、四时刺逆从论所谓‘中心者一日死’也。”顾按：闻之针家，中心者立死。可见古人之说，不可信也。

刺胸腹者，必以布襞著之 宋校正曰：“襞，别本一作襞，又作襞。”顾按：《说文》襞，是徼幸之正字；襞，是旁击。襞则《玉篇》训为胫之行膝，皆与本文之义不合。若以附著之意推之，则用行膝之襞字为是。

瘕瘕 顾按：瘕，俗本多作“瘕”。考《说文》本作“瘕”，《广韵》乃有瘕字。《左·襄十七传》：“国人逐瘕狗”释文引《字林》作“猘”。《说文》猘字训解亦引作“猘”，《汉书·五行志》引亦作“猘”，是古本《左传》皆作“猘”也。据此，则可知瘕非古字。

少阳终者……目眦绝系 顾按：眦，音琼。《说文》：“目惊视也”。此字此义，经传绝少，仅于《素问》此篇见之。王注：“直视如惊貌”，甚是。张隐庵注：“目惊貌”，未免辞不达意。

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 顾按：此以阴丸谓之卵，而古今字书卵字，皆不收此义，终是阙典。

此十二经之所败也 顾按：明顾氏仿宋嘉祐本此节注文之末有校语曰：“新校正云：详十二经络又出《灵枢经》，与《素问》重”十八字。顾与宋校语同。似今之《灵枢》亦为林亿等所见之本。然考宋仁宗时，林亿等校正医书，《灵枢》实不在内，是以今世所传之《灵枢》，未见有林亿等之校本。且宋校《素问》凡于王氏所引之误文，皆引《甲乙经》以证之而不引《灵枢》，是其未见《灵枢》之明证。后人谓今本《灵枢》即王启玄割裂《甲乙经》、《千金》等书而成。杭世骏《道古堂集·灵枢跋语》直谓其“文义浅短，与《素问》不类。”断为王冰所伪托。观王注《素问》每引《灵枢》，而其他古本医家者言无引《灵枢》者，则王氏伪撰之说，似可征信。可知仿宋本此条校语，当为后人俦入，非宋校所固有也。又按：宋校《脉经》进呈札子有：“今则考以《素问》、《九墟》、《灵枢》、《太素》、《难经》、《甲乙》、仲景之书”云云，似《灵枢》亦为林亿等所及见。然《素问》校语中未为引证一字，恐进呈《脉经》札子之文，亦经后人点窜，非林、高诸人原本。且所谓《九墟》者，亦未见有是书也。

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

切脉动静而视精明 顾按：精明，王注谓即目内眦之精明穴，马注浑言神气，张注泛言精神声色。愚谓本文非泛语，必有所指，但言内眦之睛明穴，不足观其大，王注似嫌未允。据下文“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一节言之，则精明即指瞳神言，以精华明朗为贵，因谓之精明。盖瞳神之明晦，最足以测病状之浅深，又是望色要诀之一，犹子舆氏^{〔1〕}所谓：“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之义。马注中按语已有此意，但措辞犹未明彻，爰申言之。

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 顾按：参，读为三。《易》：“参天两地”。虞注：三也。《荀子·成相》：“参伍明谨施赏刑。”注：参伍，错杂也。王启云注乃谓“参其类伍”，不可解矣。

浑浑革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绵绵其去如弦绝死 顾按：此节文义费解，甚至不可句读。宋校正引《甲乙经》、《脉经》作“浑浑革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弊绰绰其去如弦绝者死”。今按：浑浑革革至如涌泉，当从《甲乙经》、《脉经》为近是，病进句彼此均不可解。周学海刻《脉经》作“病进而危”，是也。原注：仿宋本正文作色及校语中色字，皆当据周刻《脉经》改正了。绰绰其去弦绝者死，亦彼二本为长，若如王本作“绵绵”，则与如弦绝不相贯矣。王注望文生义，甚无谓也。

不欲如地苍 顾按：地苍二字甚奇，却不可解。《甲乙经》作“炭色”，盖皇甫氏因《素问》原文不可解而改字，不必谓古本《素问》果如彼也。

言而微，终日乃后言者，此夺气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征其脉小色不夺者，新病也；征其脉不夺其色夺者，此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夺者，此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不夺者，新病也 顾按：此三节七夺字皆作失字解，是古义，实本字本义。说已见前四气调神大论篇。又按：“言而微终日乃后言”句，于校谓：“日字衍，终者，一言一语之终，非终日也”。所见极是。

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 王注：“要，谓禁要”。顾按：要读为约，今相承读平声；《论语·宪问》：“久要不忘生平之言”。孔注：久要，旧约也；《汉书》：“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要字皆作约字解。门户不要，犹言魄门不能约束耳。王注意固甚是，但启玄例不明言假借，殊觉尚未显豁。

〔1〕 子舆氏 孟子，名轲，字子舆。

背曲肩随 颐按：随，读为堕，是废而不能用之义。

行则倮附 宋校正曰：附，一本作“俯”。颐按：今俗本皆作“俯”，然本节论膝之病，则附字作依附解为顺，不必谓借附作俯。王本是，别本盖臆改也。

行则振掉 颐按：振动也。据《说文》则振动字别作“跟”，然经传皆通用振字。

微妙在脉 颐按：妙字《说文》所无，小学家谓即纱字之讹，以篆文𠂔、𠂔形近致误，是也。微妙、玄妙、神妙等义，皆高远之意，实皆杪字之引申义。

生之有度、四时为宝 宋校正曰：“《太素》宜作数”。颐按：此节自微妙在脉以下十二句，每二句为韵，《太素》是也。

甚饥则梦取 颐按：饥，俗本作“饑”。考饥训饥饿，饥训饥谨。义本各别，虽经传间有借用，而本义不容含混也。

持脉有道，虚静为保 颐按：保，读为宝。《史记·周纪》：“展九鼎保玉。”《李氏镜铭》：“明如日月世之保。”《易·系辞·孟喜本》：“圣人之大宝曰位。”皆以保为宝。《甲乙经》正作虚静为宝。王注乃谓保定盈虚云云，得毋食古不化！

其柔而散者 颐按：此句凡六见，栗，是栗弱之正字。《广雅》：“栗，弱也。《通俗文》：物柔曰栗。与纒缩之纒微别，纒字亦作“輭”，俗又变纒作“软”，而软字遂为栗、纒二字之替身。今则通用软字，而栗、纒乃不数觐矣。互见前生气通天论篇。

至今不复散发也；至今不复也 颐按：二今字仿宋本如此，却不可解。马注、张注皆作“令”，于文义为顺。

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 颐按：宋校正引《甲乙经》易作“溢”，于义为明显。

瘵成为消中 颐按：《说文》瘵，训劳病。引申之为凡病之称。《诗·大雅·板》：“下民卒瘵”是也。疸，训黄病，即黄疸是也。二字音近义别。此言瘵成为消中，则胃热消谷之中消症，非劳伤为病之瘵，亦非湿热蒸黄之疸，当读为瘵^{〔1〕}、疸^{〔2〕}。王注：瘵，谓湿热。则误以胃热之消中，与湿热之黄疸二而一之矣。

脉风成为痲 颐按：痲，仿宋本如此，今俗字多作“厉”。考痲是正字，厉是假借字，史传多以厉为痲，如《史记·范雎传》：漆身为厉等是。

湿若中水也 颐按：若，助语之辞，及也。《汉书·高帝纪》：“若一郡降者封万户。”注：及也。

来疾去徐，上实下虚，为厥巅疾 颐按：巅，旧本同。惟张氏集注本作“癲”，讹。

浮而散者为眴仆 颐按：眴，读为眩。考《说文》，眴，训目摇；《大戴礼·本命》：“三月而彻眴。”注：睛转貌。义与眩别。苍颉篇：“眴、视不明也。”《剧秦美新》：“臣尝有颠眴病。”则皆借为眩字。互详前五脏生成篇。

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 颐按：清，读为清、灑，凉也。说见前阴阳应象大论篇。

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

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脉涩曰痹 宋校正

〔1〕 瘵(chán 产) 火花飞进延烧貌。《国语·周语下》：“火无灾瘵。”韦昭注：“瘵，焱起貌也。”

〔2〕 疸(qié 且) 《玉篇》：“疸，爆也。”《广韵》：“疸，火起也。”

曰：《甲乙经》无脉涩曰痺一句。颐按：脉之涩者必滞，此节既言呼吸皆三动而躁，则流利不滞可知，安得更有涩象。其脉涩曰痺一句，盖因下文脉滑曰风，脉涩曰痺二句而误衍于此节者也。要知下节以滑涩对待立论，若此节则呼吸既六至，且申言之以躁急，岂得更兼涩脉。此四字明是衍文，宜删。《甲乙经》是也。然自衍此句于六至条中，而俗医遂有所谓数脉兼涩者，奚不令人捧腹？颐又按：躁者，急也，以脉象言。王注：“躁谓烦躁。”非是。

春胃微弦曰平，夏胃微钩曰平，长夏胃微柔弱曰平，秋胃微毛曰平，冬胃微石曰平 颐按：微，少也。非微细微弱之微。《礼记·祭义》：“虽有奇邪而不治者，则微矣。”郑注：微，犹少也。即此义。春胃微弦云云者，言春时之脉微有弦象，则为胃气合时之平脉。若谓微是微细之脉，则夏脉宜洪，岂得以微中有钩者谓平？王启玄注言微以弦，不谓微而弦，钩及柔弱毛石义并同，固无误也。马氏张氏乃以为微细之微，且谓脉微为胃气之和，则望文生义而未之思耳。

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热及疝瘕少腹痛 颐按：脉沉且弱，里有病也，然曰寒热，义已晦滞，不甚可解。且疝瘕乃有形之病，少腹痛亦气滞为多，于脉当沉，是也；然当紧而有力，不当为弱。宋校正曰：“《甲乙经》无此十五字，况下文已有‘寸口脉沉而喘曰寒热，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此文衍，当去。”颐谓义既不属，则删之为是。惟《太素》亦有此文，可知衍已久矣。王启玄注：“沉为寒，弱为热，故曰寒热也；又沉为阴盛，弱为阳余，余盛相转，正当寒热，不当为疝瘕而少腹痛，应古之错简尔。”则王氏亦不以沉弱为疝瘕腹痛之脉。但谓沉为寒，是矣，而弱为热，则从古无此脉理；又曰弱为阳余，更难索解。存而不论可也。（《脉经》亦有此句，寒热之下有校语云：“一作气，一作中”。颐按：作寒气、寒中，其义为长。）

寸口脉沉而喘曰寒热 颐按：沉，《甲乙经》作“浮”，于义为长。启玄本作“沉”，其义难晓，注亦强解，殊不可信；《素问》此节，自“欲知寸口太过与不及”以下，凡八句，皆言寸口脉如何者，其病如何，则此句喘字，固亦以脉形言之，必非喘嗽之喘。虽喘之脉形，他书绝未一见，而《素问》则屡有之，如五脏生成篇谓：“赤脉之至也喘而坚”、“白脉之至也喘而浮”，又曰：“喘而虚”，皆以喘字形容脉状，可无疑义。考之脉要精微论：“心脉转坚而长”等五句，《太素·五脏脉诊篇》皆作“揣坚而长”，杨上善训揣为动；又《素问·玉机真藏论》：“真心脉至坚而转”、“真肾脉至转而绝”，《太素·真藏脉形篇》二“转”字亦皆作“揣”，杨氏亦以动释揣，是杨氏意中固皆作转动解，可证揣即转字之讹。盖彼既误转作“揣”，而此又误揣作“喘”。一误再误，歧中又歧。寿颐窃谓凡此数条喘字，皆当作“转”字解。脉既浮且转，感邪在表，信而有征，故知为寒热。《甲乙经》盖本作浮而转，固视《素问》为长。王注望文生义，殊不可通。

臂多青脉曰脱血；安卧脉盛，谓之脱血；泄而脱血脉实 颐按：三脱字皆训为失，以《素问》多用夺字之例，皆当作“夺”。此则浅人不知夺字训失而妄改者也。本经中凡以脱字作失字解者，皆当以此例正之。

尺脉缓涩，谓之解体；善食而瘦人，谓之食亦 颐按：解体二字，义难索解，陆九芝《世补斋医语》谓“《内经》言解体者五，解，音懈；体，音亦，皆倦怠病也。余疑食亦亦为能食反倦之义。”考体字为字书所无，仅一见于《字汇》，而《康熙字典》引之，仅有《素问》解体、食体二条，并不能为体字作确诂。九芝谓解体是倦怠病，虽曰以意逆之，然合观数条，其义均合，推之食亦一条，则能食反倦一说，自然可通。若谓亦字字义定当以倦怠为训，则未敢信也。据近人莫枚士《研经言·释解体》一文中称：“体，当作亦”，引据经传亦字通借数条，谓“亦通

于射，《诗·大雅》矧可射思’。射，训为厌。则《素问》所谓解休云者，即懈怠厌事之意。所见甚是。王注谓“寒不寒、热不热、弱不弱、壮不壮，忤不可名，谓之解休。”所说病状，不甚可解，甚非训诂之例。莫氏又谓：“食亦，即临食不甚喜好之义。”则仍从厌字着想，皆能切合病态，最得训诂之正。寿颐尝引而申之，考证经史，知亦通于射，射义训厌，本是古人常语，数见不鲜。详见拙著《谈医考证集》。

目裹微肿如卧蚕起之状曰水 颐按：裹，仿宋本误作“裹”。目裹者，目上下之皮，今俗之所谓眼胞者是也。以其包裹目之周围，因谓之目裹。王注引评热病论篇专指目下，似非经旨。而张隐庵注本乃作“目内”，亦是误字，如果隐庵妄改，则大谬矣。

溺黄赤安卧者黄疸 颐按：疸是黄病之本字本义，王注训疸为劳，非是；又谓劳瘵以女劳得之，则以劳瘵之瘵、黄疸之疸，混合为一，既昧字义，更昧病情。盖女劳疸特黄疸中之一种，不得谓疸病尽属女劳也。

已食如饥者胃疸 颐按：疸，当作瘵，实亦借作焯、烺。此胃热消谷之中消病，非黄疸病中更有一种胃疸也。与脉要精微论篇：“瘵成为消中”同意。或谓黄疸病自有善食易饥一种，非即经之所谓胃疸乎？然古医书如《千金》、《外台》、《病源》等载疸病种类甚多，却未有胃疸之目。可知经言胃疸，当作胃热解，非黄病之疸也。此节经文，一句一病，各不相谋，不得与上文溺黄赤安卧一句相联属也。

脉有逆从，四时未有藏形，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时也 颐按：命，读为名，古通假之字。此文与下篇玉机真藏论大同小异，彼处作“四时未有藏形，于春夏而脉沉涩，秋冬而脉浮大，名曰逆四时也”。皆当以“四时未有藏形”六字为一句。言四时未见真藏之脉形，而春夏当大反小，秋冬当小反大，已为逆象，其义甚明。王注于玉机真藏论误以四时为句连上读之，则未有藏形不成为句矣。（《甲乙经》卷四，以四时未有藏形为句，是也。）

所谓脉不得胃气者，肝不弦，肾不石也 颐按：张景岳谓：“肝脉但弦，肾脉但石，名为真藏，以无胃气也；若肝当弦而不弦，肾当石而不石，则谷气不至，亦无胃气也。”此解甚是。王启玄注谓：“不弦不石，皆谓不微似也。”措辞勉强，亦不显豁。

平肝脉来，奭弱招招，如揭长竿末梢，曰肝平 颐按：招招，读为迢迢。言其弦长而和缓之意。

玉机真藏论篇第十九

冬脉，其气来沉以搏 颐按：搏，当作“抐”，《甲乙经》作“濡”。宋林亿等校语谓：“濡，古软字。（濡即奭字之变体，不可误以为古字。）脉沉而濡，乃冬脉之平调脉，若沉而搏击于手，则冬脉之太过脉也。”是宋人已知抐字之可疑。颐谓搏击失之刚劲，诚非平脉之真相，然使竟如《甲乙经》作“濡”，则失之柔弱，又非平脉；然则其字当作抐结、抐聚之抐，乃有凝聚沉着之意。平人气象论篇亦云：“平肾脉来，按之而坚。”是亦抐结之义，今本《素问》作“搏”，盖以形近而误。张隐庵本改作“抐”，是也。（此条可与前第六篇阴阳离合论抐字一条同参。）

其去如数者 颐按：数，音朔，以频数为义。《左传·鲁文公十六年传》：“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注：“数，不疏也。”《论语·里仁》：“事君数，朋友数。”注：“数，烦数也。”《汉书·汲黯传》：“上常赐告者数。”注：“数者，非一也。”皆以密而不疏为主义，而与急速之义微有不同。其以急速为义者，当读为速。《尔雅·释诂》“数，疾也。”《礼记·祭义》：“其行也趋，趋

以数。”郑注：“趋，读如促，数之言，速也。”《乐记》：“卫音趋数烦志。”郑注：“趋数，读为促速。”所以朱氏骏声有假数为速为促之说。颐谓医家脉数之义，皆速字之假借，今人论脉皆读如朔者，盖失之。而《素问》此节“其去如数者”，则非其例。盖迟速之速联一如字，义已晦涩，当读为促，即促急之促。形容其脉去时匆遽无力，故曰如促。既非迟数之数，亦非促上寸口之促也。

如鸟之喙者，此谓不及，病在中 鸟，仿宋本如此，张隐庵本改作“乌”。颐按：第十八篇平人气象论：“死脾脉来，锐坚如乌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皆言其定止沉著，无流动缓和气象。是脾气着而不行，其死宜矣。此以“如鸟之距”与下文“如水之流”相为对文。张隐庵注谓：“如水之流，灌溉太过，如鸟之距，止而不行。”以一动一静，形容其有余不及之状态。又按：此条与死脾脉条，义各有在，而“如鸟之喙”四字，各有取象，不害其为同文也。张本改作“乌”无可厚非，岂王启玄嫌其与死脾脉条同字而改作乌以立异耶！

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 颐按：喜则心气虚，故肾气反来乘心火。张隐庵注本以喜大为句，文义似欠通顺。

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 颐按：此节言五志过度，伤其本藏之气，而胜己者得以乘虚来犯，所谓喜则肾气乘者，以过喜伤心，水来克火也。以此例之，则当作怒则肺气乘；思则肝气乘；恐则脾气乘；忧则心气乘。张隐庵注谓：“肝，当作肺；肺，当作肝；悲，当作思。”是也。王注附会本文，不可为训。

真藏来见，期一岁死 颐按：真藏之脉已见，而能期在一岁方死，当无此理。又按：宋校正引全元起本及《甲乙经》作“未见”，是也。但仿宋本校语有误，当作全元起本及《甲乙经》真藏来见作“真藏未见”。来，当作未字之误也。

其脉绝不来，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脱，真藏虽不见，犹死也 颐按：脉绝不来，其死宜矣。而一息五六至，何以遽死？宋校谓：“息，当作呼”，则一呼五六至，一息为十余至矣，无根暴动，所以死也。“若”，及也。已见前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又按：于鬯氏校谓：“上不字疑因下不字而衍；其形肉脱故真藏虽不见，犹死也。”录以存参。

三部九候论篇第二十

以左手，足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当踝而弹之 颐按：此古人诊足之一法。王注并指手足，非。张注指太阳经，亦非。全元起注作“阴交”，是也。（王注本五寸下无“而”字，按之下衍“庶”字，右手下衍“足”字。宋校正于此节下有按语甚详，宜参阅。）

宣明五气篇第二十三

肺为涕 颐按：涕，即泪，是目之液。洩则鼻之液，古书自有区别，不可混淆。近今俗语，乃有鼻涕之名，古书不当有此，宜订正为是。盖汉人作隶，从夷从弟之字，往往无别，致有此误。《礼·内则》“不敢唾洩”，注本又作“涕”，知二字相混久矣。

五邪所见，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长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长夏脉，名曰阴出之阳，病善怒不治，是谓五邪皆同命，死不治 宋校正曰：“按：阴出之阳病善怒，已见前条，此再

言之，文义不伦，必古文错简也。”顾按：宋校语是也，张隐庵妄为之注，大是可嗤。

肾藏志 顾按：六节藏象论言肾者精之处，而此言肾藏志，辞句不同，义各有当。彼言精，是肾之体；此言志，是肾之用。且所谓脾藏意、肾藏志、肝藏魂、心藏神、肺藏魄等，只是言五脏之神，皆为不可证实之物。即六节藏象论所谓肾者精之处，亦不过言肾为水藏，阴精之所荟萃，尚须看得活泼。后人以此精字为男女媾精之精，未免误解。而宋校正于此引杨上善注则曰：“肾有二枚，左为肾，藏志；右为命门，藏精。”其意欲以此节与六节藏象论所言强合为一，而不自知其于理难通。夫两肾之性情作用，万无不同之理，而可强分为二。曰左则云何，右则云何，果尔，则人体耳、目、手足，皆当有左右各别之功能而后可，何以独于两肾有此谬解？然左为肾，右为命门之说，实《难经》始作之俑，谬种相承，至今未已，则张景岳辈推波助澜之貽祸矣！

脾脉代 顾按：代为坏脉，非平脉，独《素问》于此以为脾之平脉，当非歇止之象。张景岳谓：“土寄旺于四季，脾脉当随四时而转移。如春应微弦、夏应微洪之类，以其与四时相为禅代，故谓之代。”此解最合脉理之正。王注“栗而弱也”与代脉之本象不同，非是。

疟论篇第三十五

邪气内薄于五脏，横连募原也 顾按：“募原”二字，甚不可解。王注：“募原，谓膈膜之原系”，语颇恍惚，似乎膈膜之间，果有所谓募原一物者，有邪居之，所以为疟。启玄之意，盖据宋校正谓：“全元起本‘募’作‘膜’，《太素》、巢元方并同。举痛论亦作膜原”，遂以膈膜说之。（膜、募通用，乃古人音近假借之常例，不可据以为此即膈膜之确证。）且又申之以原系二字，欲为之证实。试问所谓原系者，果为何物？且其原其系，果在何所？于古既无可征，则其说胡可为据。明人吴又可《瘟疫论》，谓“疫疠之邪，从口鼻而入，舍于伏膺之内，去表不远，附胃亦近，乃表里之分界，即《内经·疟论》所谓横连募原也”云云，则又从王氏膈膜原系之意，引而申之，欲以证实其部位确在膈膜之间，又指定为表里之分界，可谓呼牛呼马，唯吾所欲。吴氏又以自制治疫之方名之曰达原饮，由是募原二字，居然成为物质，遂若已有确实证据者。而吴氏以后诸书，无不踵而袭之，至今几成定论。不佞每嫌其杳渺无征，不敢轻信。继得袁爽秋氏所刊之《太素》注本，则《素问·疟论》此节杨氏注称：“五脏皆有募原，其邪气内著五脏之中，横连五脏募原之输”云云。按：“输”即俞穴之“俞”，亦古所通用。上善以募穴、原穴而言，盖诸脏腑各有募穴，六阳经各有原穴，疟邪既内薄于脏腑，（薄，读为迫，近也，逼也。义已见前。）自当连及于经脉俞穴，此义至显，庸庸别为奇说。然后知晚近诸书，皆以《素问·疟论》募原二字作膈膜解者，其误实自启玄开其先，而又可逐其流。嗣后之人，则皆王氏、吴氏之应声虫，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者，非欤！

气厥论篇第三十七

传为柔痉 顾按：“痉”，当作“痉”。栗即痉字之隶变，汉人作隶，“至”、“至”无别，乃变为痉。痉为项背僵急之病，即后世所谓角弓反张。《说文》痉训疆急，而无痉字，《玉篇》痉字读充至切，而训为恶。寿颐窃疑孙强辈之增加，非顾氏旧本所有，形、声、义三者皆不足征。

举痛论篇第三十九

颐按：举痛之“举”字，甚不可解。宋校正引全元起本名五脏举痛，名虽不同，而同作“举”。宋校又谓：“本篇论五脏卒痛之疾，疑举乃‘卒’字之误也。”其说甚是。

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颐按：怒无飧泄之理，宋校正引《甲乙经》及《太素》作“食而气逆”，较为切近。王注以肝气乘脾为飧泄解释，似嫌迂远。

腹中论篇第四十

问曰：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此为何病？岐伯对曰：名为鼓胀。颐按：此条所问仅为心腹满，旦食不能暮食，尚未至鼓胀之候，而答辞乃谓鼓胀，似有可疑。据宋校引《太素》作“谷”，近是。

风论篇第四十二

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痹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脏六腑。不知其解，愿闻其说。颐按：“或为风也”四字不可解。

痺论篇第四十三

凡痺之类，逢寒则虫，逢热则纵。颐按：“虫”字可疑，《甲乙经》作“急”，是也。王注以为“皮中如虫行”者，非。

厥论篇第四十五

少阴之厥，则口干溺赤，腹满心痛。颐按：王注以足少阴脉循喉咙，挟舌本，支别者从肺出络心，故病如此作解。愚谓若以手少阴言之，尤为切合。此手少阴经气之逆也。

大奇论篇第四十八

肠澼下血，血温身热者，死。心肝澼亦下血，二脏同病者，可治。其脉小沉涩为肠澼，其身热者，死。然见七日死。颐按：此段文字，若断若续，不可读作一气，谬为比附。然如肠澼等句，视为句句单行，不相联属，尚无甚语病。惟身热者死，必承肠澼下血而言，则指下血过多，阴脱于内，阳浮于外，反见身热，是浮阳无归之热，故为死候，非外感风邪之发热可比。又按：“血温身热者死”句，亦不可解，“血温”二字大奇，真不愧篇名大奇论矣。颐又按：肠澼之澼，本当作“辟”，是积聚之义，说已见前。本条心肝澼亦下血，亦当作辟积解。以心生血，肝脏血，二经之气不调，血瘀在络，故血自下。此是另一种病情，与肠澼之滞下脓血者，各不相谋。而乃杂之肠澼各条中，是必浅者因澼字而误认同病，强相比附。且心肝澼之澼，

加以水旁,亦必出于后人之手。盖肠辟之辟,加水作“滌”,已是六朝以后之俗字,与《庄子·逍遥游》篇所谓“泚滌絜”^{〔1〕}之训为“漂”者,皎然不同。《集韵》虽有肠间水之一解,乃因既有肠滌之俗字,而始有此解。《集韵》成于宋人之手,显而有征。乃《素问》于此,更有心肝滌之俗滌字,设使《集韵》作者复附会一解,吾知将更有心肝间水之奇谈矣。

刺禁论篇第五十二

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膈育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旁,中有小心 顾按:此节言五脏之德性与运用,而非指其部位之所在。盖天地之气运,阴阳之斡旋^{〔2〕},在左者升,在右者降,人在气交之中,恒与天地之阴阳,同此消长。惟肝为阴中之少阳,通于春气,以左升为用,故谓之生于左。肺为阳中之少阴,通于秋气,以右降为用,故曰藏于右。心主火,动而属阳,故气宣于表。肾主水,静而属阴,故主治于内。脾主运行,故谓之使。胃主容纳,故谓之市。“膈育之上,中有父母”。宋校引杨上善注,谓是“心下膈上为育,心为阳,父也,肺为阴,母也。肺主于气,心主于血,共营卫于身,故为父母”。其说甚为简当。惟“七节之旁,中有小心”二句,则殊不可解,宋校引杨上善注,亦不尽可信。而后人许多饰说^{〔3〕},更无非乱道矣。

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

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冯^{〔4〕}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也 顾按:吾国初无地球之说,近今西学昌明,对地球始有明确之认识。惟《素问》此节,言太虚之中,大气举之。已明示地球悬于空间,凭藉大气为举托之意。此上古相传之旧本也,非深知此中精蕴者乎!

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

少阳司天,火气下临,肺气上从。……欬嚏衄衄鼻窒,曰疡 顾按:曰疡之“曰”字,仿宋本如此,宋校正曰:“详王注云:‘故曰生疮,疮,身疮也;疡,头疮也。’今经只言曰疡,疑经脱一疮字。别本曰字作口。”愚谓王注以身疮、头疮分解疮疡二字,则王注本有疮字明甚。而今本无疮字,则“曰疡”当作“疮疡。”是讹字,非脱也。今本则多作“口疡”,即宋校之所谓别本也。盖古本脱一字,因作“口”形以记之,而传写者遂书作“口”字,且有误为曰字者耳。当依王氏注文正之,改作“疮疡”。

〔1〕 泚(píng 平)滌(pì 辟)絜(kuàng 矿) 泚滌,漂洗;絜,绵絮。谓在水上漂洗绵絮。《庄子·逍遥游》:“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泚滌絜为事。”成玄英疏:“泚,浮;滌,漂也;絜,絮也。”

〔2〕 斡(wò 卧)旋 扭转,挽回,调节。范成大《两木》诗:“大钧播群物,斡旋不作难。”

〔3〕 饰说 饰,掩饰,伪装。《后汉书·章帝纪》:“夫俗吏矫饰外貌。”饰说为文饰的话。《文心雕龙·谐隐》:“满辞饰说。”

〔4〕 冯(píng 凭) 通“凭”。凭藉,依靠。《左传·哀公七年》:“冯持其众。”

著至教论篇第七十五

三阳者，至阳也，积并则为惊。病起疾风，至如礚礚^{〔1〕}，九窍皆塞，阳气滂溢，干咽喉塞。颐按：此言三阳莫当，王注谓：“六阳并合，至盛之阳”云云，近似今之急喉危症。

解精微论篇第八十一

泣涕者，脑也。脑者，阴也。髓者，骨之充也。故脑渗为涕。颐按：此节言泣涕之理，本是凿空，与生理毫无发明，徒以神志等字，无端堆砌，明是浅人俚杂之文，只可存而不论，不必更为说解。而中间竟以泣涕为脑，且申之曰“脑渗为涕”，一似涕从鼻出，是脑髓之渗漏，则更为谬妄。盖作伪者本不知脑之关系最重，万无渗漏之理，而乃谬托于古先圣哲之医经，宁非厚诬古人！读《素问》全书，虽间亦有不甚可解之处，而似此万分荒谬者，殊不多见。王启玄重编作注时，特以此篇缀于最后，非无见也。再按：古者鼻液字当作“洩”，而“涕”则目汁也。义已见前宣明五气论篇。今之俗语，有称鼻渊为脑漏者，殆本于此。

《素问遗篇·刺法论、本病论》

颐按：此二篇之亡，在王启玄以前，至北宋之末，刘温舒以之附入于其所著之《素问八式运气论奥》中。宋校正已谓此二篇乃后人所托而作；《四库书目》亦谓其何自得之，殆不可信。皆是定评。今读其文，只是敷衍，毫无精义，且文辞浅陋，本无可观。而陋者犹信为古书，时相引证，其愚诚不可及。考病能篇末节王注曰：“世本既阙第七二篇”，盖谓阙第七卷中之二篇也。今本目录列此二篇之目为第七二、第七三，而作伪者，遂杜撰此二篇，附会运气，欲与天元纪大论篇等七篇联为一类，而不知其与篇名不符，又伪撰者之陋迹也。而篇中天柱、天蓬、地晶、地玄等字，直等于道家符篆之流，鄙陋之尤，更为可笑！比之古书，殆如谶纬^{〔2〕}家“赤熛怒”、“灵威仰”之类。岂作伪之陋习，亦有师承者耶？

〔1〕 礚礚 即霹靂，疾雷也。《史记·天官书》：“夫雷电、虹蜺、霹靂、夜明者，阳气之动者也”。

〔2〕 谶(chèn 衬)纬 汉代流行的宗教迷信。“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纬”对“经”而言，是方士化的儒生編集起来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主要把自然界某些偶然现象神秘化，看作社会安危的决定原因，为封建统治说教。